

能做就是福

◎心果



從馬來西亞回來時間已經

很晚了，照往例和爸爸通了一通電話後，他才肯安心地去睡，這是馬來西亞天嘉講堂自開課以來這半年的習慣了。公司方面因電腦已故障好幾天，故隔天急忙趕到公司去處理，直到星期六下午，才又有機會照顧他老人家。

因為五號要發薪水，趕著做好公司的帳，轉給出納後才鬆了一口氣，然後才又有連續二天的時間看顧爸爸。天啊！可以強烈地感受到，雖然短短十天不見，父親的體能衰退得十分明顯。以往他手拉著欄杆，從輪椅上站起來又坐下，反

復做復健運動，狀況好時可以

自己做，如果體力稍差時，需要旁人助一臂之力以扶他一把也沒問題；從這個房間到那個房間，用助行器走，且幫他抬右腳（較無力的一邊），也無大礙。但星期三下午，扶欄杆站起來的運動，幾乎是後學使盡吃奶之力，才把他從椅子硬

是抱起來，而且站沒兩分鐘，又軟弱地坐下來；告訴他「活動！活動！要動才能活，要活就要動」的概念，含淚的眼眶，父親點點頭，但是兩腳就是不聽使喚，使不上力，勉強做了五下（以往的一半）後，後學已氣喘如牛地在旁休息好一

陣子，才回復正常呼吸。

後來他老人家想上廁所，用輪椅推到廁所門旁，告訴他兩腳要用力，一手扶著牆壁，一手放在後學肩上，如此走向馬桶。就在馬桶前兩步遠，他突然兩腳一軟，後學趕緊兩手拉住他整整七十多公斤的身體，想不放手，但快撐不住，想

放手，那麼他一定會跌倒在地，而且馬桶只剩二步的距離而已，咬緊牙根，用盡最後的一點力量，抱他走二步路，把他放在馬桶上後，後學整個人癱在一旁猛喘氣……。之後，媽媽用破布子心炒蛋加酒給後學吃，並要後學休息睡一下午覺。

午睡醒來，有好一點，但整個人還是覺得虛脫得很，很累，所以晚上到蘆洲李明士學長的診所，請他指壓推拿舒緩舒緩，和他談話之中，想到父親的狀況，可能是他年紀大了，體能自然一天不如一天，但更可能是自己疏於照顧，所造成的影響。想到父親他將永遠如此，在推拿之中，不由得一陣心酸淚流滿面：。

推拿後，隔天早上醒來，整個人很清爽，感覺舒服多了，再連續上二天班。到了星期六早上，自己不死心：父親會無法站起來，再推他到欄杆旁做復健運動，一次二次還是蠻費力的，到了七、八次你可以感覺到體內的力量似乎慢慢地出來，只要輕輕地助他一臂之力（在緊要關頭），他又可以站起來了，心中一陣欣喜，再過了幾天，邊運動邊數數字

的聲音也清楚又大聲多了，後來還曾經在最後三下之運動時，不須扶他一把，他自己抓著欄杆就站起來了：心中十分的高興，但也相當地納悶，為何父親的體力，在二天之後變化這麼大？晚餐時間大弟妹（因她負責星期四、五照顧爸爸）

：「玉惠，你禮拜四、禮拜五是如何幫爸爸復健的，讓他恢復得這麼好，和星期三差好多啊！」玉惠回答：「沒有啊！我現在手腕肌腱發炎，要扶他從床上坐起來都沒辦法，我沒幫他運動。」

當下一楞，怎會如此？但事實卻是如此天壤之別，嘴角不由得蕩漾著微笑，這還會有誰？還有誰有這份能耐？只有您——上天 老中，只有您——老師，聽到徒兒的呼喚：「老中、老師，到馬來西亞是徒兒盡自己的本份，應無功德，但若

有一絲絲的苦勞，請迴向給爸爸，與其讓他沒尊嚴式的活著，不如帶走他，若要讓他留下，請給他一些尊嚴，後學願做任何的事：」，心中感恩著老中、老師，於星期三夜聽到徒兒的哭訴！

就如同傅佩榮教授所說，品味人生時，當下的處境也許是生命座標中的負值，但是未必全無特色。若能站在當下，就能感受到生命的意義。現在的心情，有如三月溫暖的春天蓄勢待發，誠如紐約惠特曼詩人的詩：

我要告訴你們，目前並非不完美：
還有什麼時候，比現在開始更好呢，
還有什麼時候，我們的未來會比現在更年輕呢？

所以，朋友們！能做就是福，盡我們可能地開始做吧！